



被三国故事遮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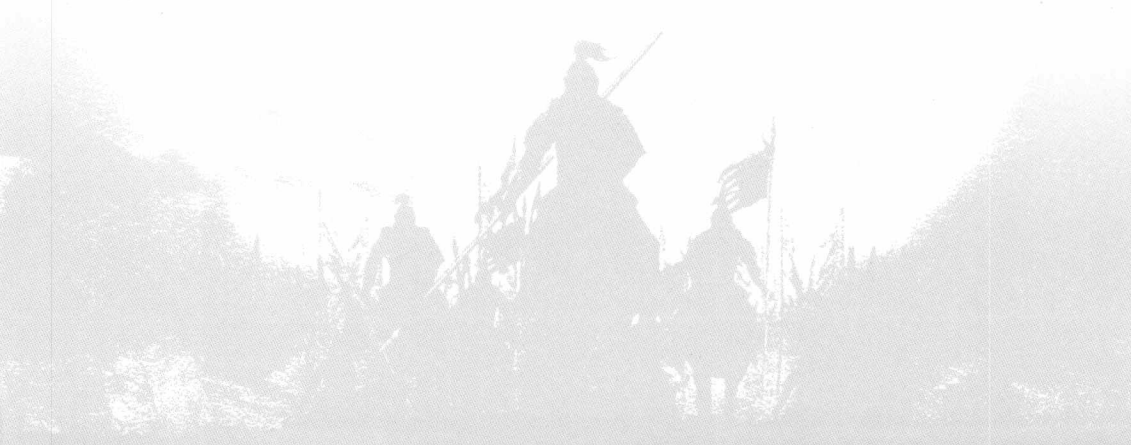
另一种魏晋风度

红柯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阿斗

红柯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斗/红柯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ISBN 978-7-5006-8353-7

I. 阿... II. 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4692 号

责任编辑:黄宾堂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64034340 营销中心电话:(010) 84039659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660×970 1/16 11.75 印张 2 插页 145 千字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定价:20.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不断地有人摹仿阿斗，
剽窃阿斗，
那都不是真正的阿斗，
还是听阿斗我自己来说吧。

第一部

1

我们这个时代充满战争阴谋和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司马昭谈论欢乐和幸福，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这个话题很快就传开了，阿斗我就成了天下笑柄。这就是乐不思蜀的故事。胜利者司马昭要扩大战果让我出丑，他哈哈一笑，当场封我为安乐公。我从蜀国带来的旧部在落泪，司马昭的手下快乐得手舞足蹈。这种仪式性会谈往往言不由衷，无法满足司马昭的好奇心。

他又跟我交谈过三次，我记得不错的话就是三次。

我只带了两个仆人，他也放下架子，在书房会见我，他的门前也只有两个卫兵。阿斗所到之处，精兵猛将是没有用处的。我毫不客气地告诉司马昭，跟阿斗见面需要带刀侍卫吗？司马昭脸就红了，摆摆手，两员猛将换成两个仆人。房子里就我们两个人。司马昭坐主位上，我坐在台阶上，毕竟是阶下囚嘛。他要杀我那可太容易了。我心里害怕，嘴里还得谢人家的不杀之恩，谢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还给我官做。“真的假的？”司马昭的眼睛细细的。我告诉他：我算过了，在蜀国的时候我是皇帝，到了洛阳，位列公侯，不就是降了两级吗，这算什么呀？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司马昭就乐了：“你这小子，让我乐了两次，我当大将军都没有这么开心过。”

“大将军八面威风，你能不高兴？”

“大将军确实威风，可风险也大，整天提心吊胆的。老实告诉

你，我从来就没有笑过。我都不会笑了。你这小子，满脸的福相，到了洛阳竟然让我笑了两次，太不可思议了。”

“晋公想笑还不容易吗？”

“有什么高招说出来。”

“任其自然，想干吗就干吗。”

“这不是老庄那一套吗，太玄奥了。”

“那就和为贵，爱人如己，四海之内皆兄弟。”

“哈哈，你小子给我来孔孟之道。”

这话我听过几十次，相父孔明还有不少的老师，在我幼小的时候就用各种经典来教育我，我天生就不是成大器的料，更不是读圣贤书的料，我的脑壳进水了，美好的东西进不去。我就直杵杵告诉司马昭，我最不喜欢的人就是相父孔明。司马昭很吃惊。

“为什么？”

“他老教训我，前一个出师表后一个出师表，他成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忠臣，我成什么人了？我他娘的早就成昏君了，早在你们魏国的大军入川前十几年我就威风扫地，让他给灭了。”

“有道理有道理，咱们先不谈诸葛孔明。”

司马昭太狡猾了，放过相父孔明，他就把先主刘备拉出来。大家知道先主刘备是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上了排行榜的，位置挺靠前，曹操从来就没有小瞧过先主刘备，司马父子连边都挨不上。这也是个不好把握的话题，容易捅司马昭的肺管子。不等司马昭开口，我马上搬出关羽关云长。司马昭愣住了。我的脑壳一下子灵光起来：“先主当年要立义子刘封为太子，大家都不吭气关羽大声嚷嚷冲上殿来实话实说，有阿斗刘禅这个亲儿子立养子干什么？我才顺利地立为太子。”司马昭的小眼睛还在滴溜：“赵云赵子龙长坂坡救过你的命，难道他比不上关羽？”

“救命和立太子哪个重要？”

“啧啧，你挺看重太子这个位置嘛。”

我已经站在刀尖上了，我是谁呀，我是阿斗，我只图快乐，

我就抓住快乐不放，我很轻蔑地扫一眼司马昭：“你是装糊涂还是装疯卖傻，王公贵族的生活标准跟平头百姓一样吗？贵族的爵位还分公侯伯子男呢，吃什么喝什么住多大宅子坐什么车是有讲究的。”司马昭的嘴张得那么大，跟青蛙一样。我破天荒第一次开导一个大阴谋家大恶魔一个血腥的刽子手，我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这年头，吃好喝好玩好，在世上多活上那么一阵子比什么都好！”司马昭闭上大嘴巴。他的嘴巴可真大，无论张开还是闭上，都挺吓人的，男儿嘴大吃四方，他能把太阳吞下去。我不能老开导人家，没有人喜欢被别人开导，我该表白一下我自己。“其实呀，赵云关羽对我都不错，我这人很自私的，人家对我好，我就记着人家的好。”我趁机向司马昭行了一礼，礼多人不怪，我一边行礼一边说，“晋公待我呀比关羽赵云还要好，我这种亡国之君，晋公还封很高的爵位，不但有地位，还对我的口味。安乐公，开天辟地以来我是第一个得到这个封号的人。晋公待我太好了！”司马昭一下子被感动了，多少还有点不自在。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安乐公的本义是埋汰我挖苦我讽刺我极端地看不起我，他压根儿都想不到他挠到我快乐的神经上了。傻了吧。吃惊了吧。城府很深的人露出傻相挺有意思的。司马昭很诚恳地告诉我：“你小子真是个好老实人，天下人都跟你一样天下早就太平了。”

司马昭拉着我的手拍啊拍，我估计这老王八蛋也是平生第一次这么诚恳。司马昭之心是什么样的心？路人皆知路人皆不敢言啊。阿斗我竟然让这颗冷酷的心感动了那么一下，热了那么一下，这不挺好吗。

这种气氛就适合关羽出场。但必须放在第二场，得把他的胃口吊起来。

关将军在曹营待过一段时间。老实不客气地讲关将军是在曹营名扬天下的。关公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水淹七军，囚于禁刀劈庞德威震华夏。这些壮举我都轻轻带过，我更多地讲述关将军的生活琐事，讲英雄的另一面，也就是关将军不英雄的那

些故事。当然喽，更多的是阿斗我的种种猜测。完全是我心目中的关羽关云长，阿斗化了的关将军。

司马昭咳嗽了一下，毫不客气地加入到故事当中。滔滔不绝，胡吹冒聊是人之所好，是人类的天性。我就留下空当让司马昭施展手脚。这小子，智商天下第一。他把我的故事全给搅了，听了半天我才发现司马昭在有意识地不动声色地修订被我篡改的关羽关云长。司马昭喜欢关老爷那把大刀。司马昭喜欢关老爷的巨大声望。我脑门上的汗都出来了，我是不是猜错了？我就小心翼翼地讲起先主刘备的故事，我是儿子，我最有权利讲我的父亲，司马昭你这老王八蛋没辙了吧！司马昭是很知趣的，我讲我父亲他只能乖乖地听着。我讲得声情并茂流畅自如一气呵成。但我低估了司马昭这个坏小子。他这是欲擒故纵。我讲累了，他开始了。他要说话谁也管不住，要说就让他说吧，只要他不骂我父亲就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司马昭是无限敬仰无限热爱地在叙述先主刘备。好像他是先主刘备真正的儿子，我不是，阿斗不是。我这么傻我都听出来了，司马昭比我讲得好，他用不着声情并茂，他简直在进行一次灵魂独白，低沉的嗓音那么有穿透力，窗户上的纸都在嗡嗡响，他简直在讲述自己的父亲。我的眼前一会儿是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一会儿是哭哭泣泣的先主刘备，我估计司马昭此时此刻也是这种心理，司马懿与刘备交替出现。司马昭不是在修正我的故事，他直截了当取代了我，他成了叙述者，我对父亲的任何理解都不符合他的心愿。他有他的道理，大家都是这样理解先主刘备的。司马昭在捍卫先主刘备，先主的光辉形象不容任何篡改，包括我这个亲生儿子。

最后出场的还是相父孔明。我们蜀汉最最核心的人物，摇鹅毛扇子的相父孔明，这是压轴戏。司马昭是明白这一点的。司马昭也变得神经兮兮，那张阴阳脸什么表情都没有。这也难怪，相父孔明本身就比较诡秘，阴阳难测，一件八卦衣，飘飘欲仙，冷飕飕的，好像坐在阴曹地府讲鬼故事。我的智力基本上是小孩的

水平。我竭尽全力说出心目中的相父孔明，结果适得其反，离司马昭的心愿越来越远。我紧张得不得了，我的舌头都木了，我万分沮丧。司马昭很同情地拍拍我的肩膀：“到此为止吧，好好休息。”

我走出大门坐上车子放下帘子长长出一口气。我忽然明白了，司马昭是喜欢相父孔明的，他的神情和目光里全是对相父的钦佩啊。我愣了好久。我总算明白了，先主刘备、关羽关云长、相父孔明跟司马父子是一路货色，我是不入流的。阿斗算什么呀！扶不起的阿斗！大傻瓜阿斗！没有心眼没有脑子的阿斗啊！我骂了一会儿自个儿，就不难受了。我把什么都忘了。

2

我在洛阳的宅子很大，里边的摆设就更不用说了。仆人有一千多人，其中二百多人是司马昭派来的。我从成都带来的原班人马就有五六百，够用了。陆陆续续又来了好几百蜀国的旧部，也就是原来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姜维的老部下，都投奔到我这儿来了。我还怕开销不够呢，没想到司马昭那么大方，实报实销，再追加二百人，地地道道的魏国人，精壮的北方大汉，我从四川带来的人员显得那么矮小精瘦，猴儿似的。让这些北方汉子侍候阿斗有什么不好？挺好的吗！

管家给我递眼色，我的贴身太监黄皓踩我的脚尖，什么意思嘛？我真的不明白。我这人从来不会猜人心思，除非把我逼急了。现在这种情况，不急嘛。我突然想起来了，我那伟大的祖先汉高祖刘邦，在跟项羽决战的节骨眼上，韩信派人来要给他加官晋爵，高祖气得破口大骂，刚骂出前半句，张良还是陈平，我记不清了，反正是个摇鹅毛扇子的军师轻轻地踩了高祖的脚尖，高祖反应多快呀，前半句是“我操我操韩信他奶奶的”，后半句成这样了：

“男子汉大丈夫，要做王就做真王，他奶奶的，要假齐王干什么？真齐王，封韩信为真齐王。”高祖刘邦把他的愤怒装在肚子里，就这么把韩信的信使给骗了，把韩信也骗了。当然骗得最惨的还是项羽这个大傻瓜。我们老刘家从高祖刘邦开始，一直到先主刘备，那种气质那种精神你不能不佩服。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会出这么一个阿斗。阿斗是不骗人的，阿斗说不了假话，阿斗又回到那个被老刘家骗了的第一个大傻瓜项羽的位置上。我的脑壳子在这个时候还是管用的嘛，我就设想，我要是活在项羽那个时代，我一定会跟项羽成为好朋友的。他也基本上是一个大孩子。孩子多好啊！天真、透明、没心眼、心是实的。我都这年龄了，心眼还这么实。我就瞪黄皓一眼，又瞪管家一眼，我还咳嗽了一下，他们就安静下来了。最好安静一点，乱动什么呀。我清清嗓子，说了几句感谢司马大人的话，礼多人不怪，不管人家什么目的，二百个大活人，搁哪儿都是一份大礼！二百条壮汉搁战场上是什么情况？搁阿斗府上，你们放心吧，我会把他们变成和平战士。

我说：“你们都留下吧，咱们是一家人了，休息两天再上班，两天够不够？不够再加两天。”

他们面面相觑，他们在司马昭手下过惯了军事化的生活，一时半会儿还适应不了我这种人情味浓厚的宽松气氛。我就让管家把他们带下去。作为对司马昭的回应和信任，我特意从这二百人当中选了十几个留在我的身边，做贴身侍卫。人家送一份大礼，你最好是当众品尝几口，面子上好看。

他们都出去了，黄皓一个人待在我身边。这个没球的家伙，侍候了我一辈子，我还真离不开他。这小子贼头贼脑到门外看看，又到窗户那边看看，大白天的竟然把门窗全都关上。我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走到我身边，他的脚步轻轻的，跟鬼一样没有声音，他的嘴贴在我耳边，他要对我说悄悄话，我就乐了，说吧，你这没球的家伙。我这么说他从来也不生气，我没有恶意，我曾经跟他说过：“黄皓啊，你要有鸡鸡多好啊！”“臣不敢。”黄皓吓坏

了，我还记得他当时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样子。那时我还是太子，还没有结婚，但我想方设法搞到了一个女人，黄皓立了大功，我很快就接受了男女间的启蒙教育，那种快乐是永生难忘的。我自己快乐，就想把快乐带给每个人，至少给我身边的人。这才发现我身边全是太监。我问黄皓你痛苦吗？黄皓说他很快乐。没有女人的快乐算什么快乐呀？我给他讲女人的种种好处，他听不懂，但他理解这种快乐。他知道让我怎样快乐。“太子殿下是个正常的男人，我们太监不是。”“你不是人吗？”“我们是人，但我们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太可怕了，世界上竟然有这么一种不男不女的人。那时我就发誓我做了皇帝要改一下这个可恶的太监制度。我登上皇位以后，就提出这个顶顶重要的问题，满朝文武全都惊呆了，他们难以想像皇帝的后宫里出现男人，由男人管理宫女。我还记得相父孔明生气的样子，跟川剧里的变脸一样，相父孔明的脸盘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最终还是变白变青了，他一口气从开天辟地三皇五帝春秋战国说到高祖刘邦斩白蛇举义旗说到我们偏僻的四川盆地，一句话，太监制度历史久远，不是一朝一代的制度，而是千秋万代的制度。最后，相父孔明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这个怪想法只有一个可怕的后果：秽乱后宫，宫女们的肚子会莫名其妙地大起来。文武百官哄堂大笑。刚登位就让人家笑话，我就失去了威信，从此相父孔明就一直把我当小孩，想怎么训斥就怎么训斥，跟训儿子一样。他也不想，我完全是好意，你孔明的老婆再丑那也是女人呀，像黄皓他们算什么呀？黄皓一直跟着我，让我快乐，不惜一切地让我快乐，好像我在弥补他失去的一切。太监都是忠诚的，这倒不假，我宁愿不要这种动物似的忠诚。我们还是把话扯回来吧，黄皓的大嘴巴在我耳边贴着呢，急着跟我说悄悄话呢。

“说吧说吧，你尽管说。”

“司马昭派来的那些人是来监视陛下的。”

“我有什么好监视的，我又不搞阴谋诡计，阿斗干坏事的时候

都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

“陛下做过皇帝呀。”

“我现在不是皇帝了。”

“哪怕做过一天皇帝，人家一辈子都不会放心的。”

“明明是侍候我的嘛，你是不是搞错了？”

“陛下你太单纯了，你根本想不到世界上的卑鄙手段，多着呢，这样给陛下说吧，从事特务工作的都是打杂的侍候人的，他要监视你的一举一动，要靠近你，就得这么干。”

“尿盆子也端？”

“那当然啦。”

“这不挺好吗，就让他们来特务吧，把阿斗特务上一辈子。”

我身边那些杂活全让司马昭派来的人给包了。我是讲究生活质量的人，我在吃喝玩乐，吃喝拉撒这方面特讲究挑剔，一般人受不了，能躲就躲，这帮特务不躲，吃苦耐劳，凭你怎么折腾他们都能挺住。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我原以为太监是人类最痛苦的人。这个痛苦的纪录还是无情地被这帮特务给打破了。你想吧，太监压根儿就没鸡巴，面对如花的美女，太监可以无动于衷。给你这样说吧，宫闱跟平常百姓，甚至跟达官贵人都不一样，男女行房事的时候旁边都有人侍候着，这种人就是太监，他们从容不迫，心静如水，好像主人在吃饭喝茶。特务们虽然不干这种工作，可他们在门外站着，接盆子接水递毛巾什么的，男女交欢时间挺长响动挺大花样挺多。这回该太监们笑话特务工作者了。我跟我喜欢的女人快乐够了，发现太监掩口窃笑，我就看见了门窗纸格上的人影。我给太监丢眼色，太监没动静，我快乐我就不发火，我小声告诉太监：“让他们走开！”

“陛下嫌他们碍事？”

“碍我什么事？他们不难受？”

“他们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人，他们经得住任何考验。”

我吸口冷气，坐直了，我把衣服都穿上了，趿上鞋出去我好

好地仔仔细细地看啊看啊，凭我怎么看，这帮特务工作者愣是没动静，站得笔直，肩膀上搭着白毛巾，黄铜洗手盆里盛着热水，端得平平的，白毛巾是我给美人擦香汗的，香气还没散完呢。我一下子就难受起来了，我小声说：“你们不要再干这个了，这是太监干的。”他们不吭声。我说了没用。黄皓告诉过我，他们有他们的小头目，他们听小头目的。我把小头目找来，告诉他：我这个人好色，没有女人不行，当然了，女人们没有男人也不行，太监都是我用惯了的，你们这些血性汉子干这种工作，就有点折磨人的味道了。小头目说：“我们必须给安乐公提供一流的服务，任何疏忽都要受到司马大将军严厉的制裁。”“我给你们找几个女人行不行？”小头目惊呆了。“你们自己找也行，报销问题，我全包了。”小头目吓坏了，竟然跪下了，看着他难受的样子，我就放他走了。他离开的时候不停地回头看我，跟看怪物似的。黄皓告诉我：他们有严格的纪律，任何轻举妄动都会招来杀身之祸。

“他们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他们监视别人，另一拨人又监视他们。”

司马大将军有多少特务啊，据说洛阳的达官贵人朝廷大臣都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全国都是特务，司马昭也挺累的。我就是不明白，把这么多小伙子训练成比太监还要规矩的特务人员，用的是什么手段啊，这个司马大将军可是太厉害、太了不起了，也太叫人恐怖了。

黄皓知道得太多，过了没多久，就让司马昭给杀了。司马昭给黄皓的罪名很有意思，说黄皓“蠹国害民，非杀不可”，英雄所见略同，相父孔明和姜维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跟司马昭想到一块去了。另一个原因是黄皓这家伙聪明，什么事都看得透透的。聪明人很危险，这不明摆着吗？聪明人总想着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傻瓜，比如阿斗，黄皓那么亮堂的脑壳子跟火把一样刺疼了另一个聪明人的眼睛，这个眼睛正好掌握着生杀大权，黄皓就活不下去了。聪明人挺麻烦的。我难受了两天就不难受了。司马昭就

把我忘了，我基本上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人。

我发现让人遗忘是一件好事情，尤其是像司马昭这样阴险的人惦记着你绝不是什么好事。我在洛阳过了几年快乐的日子。详情我就不说了。

3

好日子很快就过去了，也就意味着司马昭又想起了我。他成功地架空了曹魏掌控了天下大势。像我这种大傻瓜是不配留在洛阳的。他在地图上找啊找啊找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出过周文王、周武王和姜子牙的岐山，凤鸣岐山。岐山南边渭河南岸五丈原也是相父孔明升天的地方，我的封地就在五丈原的东边，斜峪关的出口处。司马昭让我永远守着相父的亡灵，同时也让相父永远辅佐阿斗，历史已经证明阿斗是扶不起来的。多少有点侮辱人的意思。司马昭这手够毒的。可他毒不了我，我谁呀，我是阿斗。我乐呵呵地带着我的手下过潼关过长安。我总算有地盘了。巴掌大的地盘也是地盘呀。

咱们现在谈点实话吧。那地方可真不怎么样。岐山地界，好地方都在渭河北岸，上了北原，一马平川，真正的周原，周秦王朝的龙兴之地。好地方是轮不到阿斗的。阿斗也没有那种雄心壮志。司马昭也没什么错。阿斗渡过渭河，上了北原招兵买马，或者执一长竿装模作样惹得鱼儿发慌就是不上钩，专钓夜夜做美梦的周文王，再让周文王用车子拉上爬山道，爬八百八十八步，就保你八百八十八年美好的江山，周文王要是用牛皮粗绳拉车呢，拉个没完没了呢，历史不就麻烦了吗？岐山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至于那个马贩子的后代秦始皇，沿渭水呼啸而下，杀人跟切瓜一样，简直是一群不开化的野兽。司马昭真是的，让阿斗我到如此神圣的地方来干吗呀？我搞不明白。我到周原转了一圈，姬水、

姜水都去了。五丈原当然要去的。祭奠伟大的相父孔明。

我该面对现实了。五丈原东边，斜峪关出口处，有一条河叫石头河，从秦岭山里流出清澈的河水也带了许多石头，河岸的土地光长草不长庄稼，少量的庄稼生长在高一点的地方。没想到我手下的人当中有不少老兵，他们当年跟随相父孔明和姜维曾兵出斜谷北伐曹魏，他们来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心情很激动，老兵们总是把战场当天堂。只要他们心情激动就好。大部分人都愁眉苦脸，他们跟着我，不管是成都还是洛阳，都是在大宅子里待着，好吃好喝，美滋滋的，他们可不习惯在野外待着。还有一些人是司马昭派来的，他们是不会干农活的，指望不上他们。这里的居民很少，还不到二百人，零零散散，也就几个破村子，都是茅草屋，像样的土屋都没有。这些百姓算是我的属民了。令人感动的是他们一点也不歧视我，他们甚至跑出来看热闹，几个识字的壮汉总算读懂了盖有政府大印的告示，告示上写得清清楚楚，我是这里的领主，不要再详细介绍了，先主刘备相父孔明妇幼皆知。让我感动的是他们一边欢呼一边杀猪宰鸡。都是农家饭，吃得人满面流汗。他们腾出最好的草房子让我们住，他们就在牲口棚里凑合一下，甚至睡在露天地里。

那些老兵能吃苦，他们砍树，凿石头，几天工夫就在石头河边的台地上建起三座高大的房子，简直跟宫殿一样。当地的百姓都惊呆了。开天辟地以来这地方从来没有这么高大宏伟的建筑。说实在的，这三栋木石结构的房子，搁成都或洛阳，也就是小户人家比较坚实的房子罢了。在草房子中间就不一样了，气势一下子就出来了。我和我的家人住中间，东边住司马昭的人，西边住老兵。那些从深宫大院出来的仆人们，就会端茶扫地递毛巾，力气活干不了，就出钱雇当地百姓来盖房子。当地人的手艺可不怎么样，他们只会盖草房子。秦岭有茂密的森林，都是高大的松树还有桦树，他们只砍伐碗口粗的树，也不烧砖，而是去渭河北岸买砖瓦，勉强盖起一溜砖木结构的小平房，已经相当不错了。我

的手下总算有安身之处了。

目前面临的困难就是寂寞。远离了繁华的都市，远离了歌舞和美女，我这安乐公安乐个屁！司马昭这老王八蛋终于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他在讽刺我挖苦我，让我明白，阿斗你不是乐吗，让你苦中作乐。这老王八蛋，还真有点苦中作乐的意思。如果我乐不出来，我这安乐公不就白当了？不就名不符实了吗？这才是天下最大的笑柄！可我身边什么都没有，可以用来寻欢作乐的资源少得可怜，几乎是一片空白，阿斗要空手套白狼了。我又长着这么一个没用的脑壳子，实在想不出法子来。我就到处乱逛。

这里的老百姓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标准，粗茶淡饭已经是求之不得的美味了，只求吃饱不求质量，早晚两顿稀面糊糊，几片菜叶子，大多还是野菜，中午才吃一顿真正的干饭，有面条有馍馍，都是实实在在的食物，养的猪和鸡是招待客人的，过年过节的，平时要小心侍候着。有一次我到村子里乱转我亲眼看见一个中年农民在小心翼翼地喂他的猪，猪不好好吃食农民就蹲在猪跟前，跟哄孩子一样轻轻地拍着猪的厚脊背，嘴里还“乖乖，我的乖乖”地叫着。猪连理都不理，连哼哼都不哼哼一下，跟死了似的，在想什么心思，憨头憨脑的，小眼睛眯得细细的。我的护卫都急了，冲过去对那农民喊：“你揍它呀！揍它呀！”农民抬脚就要踹猪屁股，腿都抬起来了，又收回去了，还气得不行，来回转圈圈，手发抖，指着那猪大叫：“我揍它，我敢吗！”

“为啥呢？”

“它是我大爷，爷，爷，你吃吧。”

我一下子乐了。

猪也乐了，猪的长嘴巴伸进食槽吹泡泡，农民感动得眼泪都下来了，轻轻地摸着猪耳朵，猪一边吃一边蹭农民的膝盖，农民那快乐的样子好像自己在吃东西。他真把那猪当大爷了。护卫说：“他得好好地喂养，喂到年底，喂出一头大肥猪，年就好过了，把大肥猪杀了，一半卖掉办年货，一半招待客人自己过年，猪跟他

捣蛋他别想过好日子。”

我无法分享农民的快乐。我关注的是他们如何打发寂寞，人都有寂寞的时候。农闲的时候，农民们就聚在一起扯闲传，在我们老家四川叫摆龙门阵。我的手下基本是四川人，四川人成了这里的主要居民，龙门阵摆得热火朝天。我在成都的时候一直住在皇宫里，我听说有摆龙门阵这回事，从来没有享受过。现在总算有机会了。讲得最起劲的是那些老兵，他们曾是五虎上将的部下，我猜得不错的话那时候他们也都是童子军吧，他们入伍的时候，五虎上将已到暮年，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风采。他们从战友嘴里听说长坂坡，水淹七军，单刀赴会，赤壁大战这些经典战例。他们讲得慷慨激昂，可跟我们目前处境很不和谐。我发现人类都有嗜血的天性，司马昭的手下也听得津津有味，敌我不分。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苗头。必须及时制止。在他们讲累的时候，我带头鼓掌，我还给他们亲手倒茶水喝。我也有老奸巨猾的时候，我很随便地问问他们的年龄在哪个部队干过？果然不出所料，都是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的部下。我就让他们讲讲自己经历的战役，他们都是一些淳朴的士兵，他们没想那么多，他们很自然地讲到了败走麦城，火烧连营的故事，这才是他们亲自经历的。五虎上将的部队都是蜀汉的劲旅，入伍的新兵都要接受战史教育，那种自豪感与荣誉感是没法说的。可他们亲身经历的是蜀汉的惨败，更多的是跟随相父孔明六出祁山，跟姜维九次北伐。

有个老兵亲眼见过赵云赵子龙，当时他十四五岁吧，拎个铜锣发信号的，他给大家讲述了赵将军最后一次战斗。七十多岁的白发老翁与魏营一员二十出头的少年郎打斗了三天三夜，根本无法取胜，少年郎出于对老将军的敬佩，处处让着老将军，双方将士看得清清楚楚，老将军蒙在鼓里，频频出击，第三天黄昏时分，老将军终于感觉到手腕发软，气力减弱，赵将军的自制力是很强的，扎去最后一枪，对方惊出一头冷汗躲到马鞍底才躲过这一击。赵将军趁机撤出战斗，残阳如血，缓缓而行的老将军忍不住吆喝